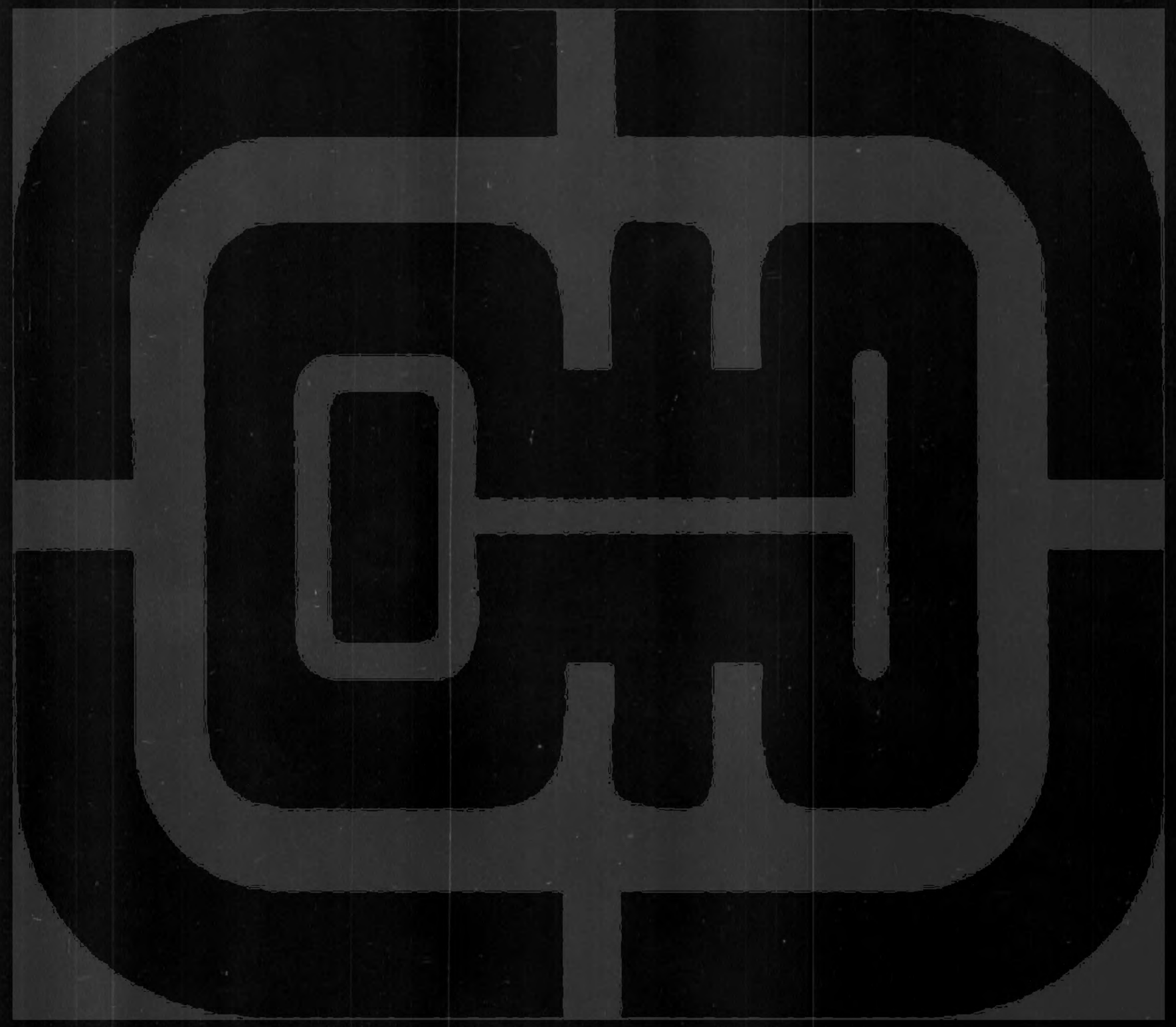


隆按四人合傳皆以明經故而持祿固寵亦同云

真德秀曰衡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議最爲近理可爲仲舒之亞惜不充其所學故德行事業皆無足觀

茅坤曰此傳僅有書跡可觀覽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一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承音證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爲人作役而受雇也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匡說詩解人頤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也

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師古曰投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以止爲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學者多上書

隆按經明二字是衡傳柱子故傳內疊曰經學精習曰經學絕倫曰傳經以對及次其子咸曰亦明經首尾脉絡自貫

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師古曰以其不能進賢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師古曰言高輕忽此事不自知其非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掖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背毛爲裘而弃其白蓋取厚而溫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恒牒不被超擢者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歙然歸仁與參事議

真德秀曰衡之論美矣然方是時恭顯用事逐堪猛殺賈捐之衡對略不及此雖有近忠正遠邪佞之言何益哉

林希元曰議論滚滚皆聖賢道理詞語復宣暢漢儒以經術經世務自仲舒之外如衡者殆不多見也

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師古曰所有謂材藝所長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

又曰導之未得其務是源頭含蓄後面許多意

隆按此上言時俗之弊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句與上導之未得其務句相應此下正是說大變其俗意

林希元曰朝有六句只是上意此後意思亦不能與上面襯貼古人文字多如

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師古曰疏者妻妾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踰謂過越也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

此
隆按本字應上務字今俗吏以下正是導之不得其務處

隆按考國風以下歷引詩之變俗者以爲証申明上文公卿大夫相與循禮以下意

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埶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師古曰篤厚也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也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師古曰詩鄭風太叔于田之篇曰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汝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也公鄭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太叔也狃忸也汝亦太叔也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忸爲之恐傷汝也襢音袒裼音錫字並從衣將音千羊反狃音女九反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它人是愉故其俗皆吝嗇而積財也太王躬仁邠國貴恕師古曰太王周文王之祖即古公亶父也國於邠脩德行義戎狄攻之欲得地與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居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豳州是其地也言化太王之仁故其俗皆貴誠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師古曰上謂崇尚也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

林希元曰治天下者審所上一句收拾上文許多意思是大關鍵
隆按臣聞教化

以下總敘上文言變俗之效因引詩以起下文言宜先正天子之都也

楊慎曰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鬼方已內屬于式圖之中而復叛于中衰之後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林希元曰此教化之原本三句此所謂由內及外自近者始也

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王則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應劭曰鬼方遠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祲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也音子鴆反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鄧展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晻謂日蝕也師古曰晻與暗同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共讀曰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

陳仁子曰衡之明經其為世推薦不但望之而林希元曰自古將進言於君者必先稱述其善然後及己意

止今乃爲史高薛入相幕失身非人轉嗟觸諱觀其言曰近忠正矣而不指更生之忠曰遂巧佞矣而不詆石顯之惡曰罷珠厓矣而不雪捐之之冤人固得以窺衡之心他日雖奏免石顯晚矣

唐順之曰文温雅

林希元曰首二句包一篇意以下分作三段言皆當用心在所

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内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寵踰也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

審也義理精透純粹可爲通經之儒

陳仁子曰衡深於明經者也其言盡性中庸之說也其言正家大學之說也讀其奏鵲然儒者之風度也而考其言爲帝嬖傳昭儀定陶王而發當是時衡既受知於史高石顯又未必不借此求知於皇后太子也衡言雖是而衡所以爲言者其心則非矣

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二后文王武王也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内。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

林希元曰自受命之王至此言遵祖

真德秀曰此所謂性蓋指氣稟而言非天命之性也

又曰此論甚善然元帝之失在於溫良少斷若泛陳之後又切言之則庶乎其有益矣

林希元曰自審好惡至此言治性乃大學誠意

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無念念也聿述也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

正心事

茅坤曰此必因后宮失序故爲建議及之

林希元曰慎妃后句應詩始國風意別適長句應禮本冠婚意禮之於內一段承上慎妃后其尊適一段承上別適長非虛加一句總承上慎妃后別嫡長兩意

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師古曰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爲國風之首禮本冠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師古曰梱與閫同謂門橛也音苦本反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隃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衆酒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

林希元曰故聖人以下正是上面慎妃后別適長意

林希元曰自閨室家至此言正家乃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林希元曰此疏所言義理最精

大小高卑皆有次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言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從內以及外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彖辭衡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

粹學者當看眼不可與尋常章疏並看

隆按此疏泛起一冒下分三段與前治亂篇同格

盧舜治曰成帝能博覽古今臨朝淵嘿若有得於衡所勸經學威儀之則者卒之趙氏內亂死于色荒于妃匹之戒謂之何哉

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煢煢憂貌也疚病也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窈窕幽閒也仇匹也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

隆按自匹配之際至此一段戒配匹

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

隆按自六經者至此一段勸經學

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儼。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師古曰饗宴饗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又觀以禮樂。饗醴廼歸。師古曰觀亦視也。饗醴以醴酒饗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

隆按自聖王之自爲至此一段勸威儀

劉奉世曰甄當作張

黃震曰史高方與望之有隙而衡爲史高用已失進身之道矣及身爲大臣坐視石顯之橫而不敢言則將焉用彼相哉

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埶。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師古曰問司隸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上尊解在薛廣德傳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

隆按有司奏衡專地二句是綱下文是目

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文穎曰屬臨淮郡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提封舉封界內之揔數南以閩佰爲界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閩者佰之名也佰音莫客反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爲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爲界多四百頃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至建始元年郡迺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

隆按封真平陵者郡也復付樂安國者亦郡也衡固聽之矣特多四百頃而不之發所以不免議者之口

曰賜以爲舉計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佰以爲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爲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爲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爲界解何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者以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疏也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師古曰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

王應麟曰儒者之得政自公孫弘蔡義韋賢玄成及衡禹光之徒口道先王語以謀爵位爲具臣是經自經人自人學問議論與履履判然爲二物也

隆按此傳叙禹以明經爲師相迺一事不書而所書者若賞賜若買田若飲食婦女與請臺地請官予壻之類而已及書臨問數語又曰諸王子弟聞知皆喜悅則禹之爲人

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師古曰猥曲也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爲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師古曰左馮翊縣名也音輦酌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

可概見已

隆按經學精習有師法是一篇柱子

茅坤曰漢武宣元成間以經術任公卿不次若此

直德秀曰成帝之報匡衡報張禹禮意至矣如非其人何

胡寅曰禹與鳳並領尚書欲退避鳳此以退爲

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以職事也奏寢。罷歸故官。師古曰寢謂不下也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

進者也何哉上商以丞相忤鳳收印綬歐血死必欲得上意固祿位推崇王鳳勿與爭權則長保富貴矣禹行此果效則商之死固宜然位爲帝師意識乃爾它日無惡朱雲之有請也

傅。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謂師傅故舊之恩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有毀短之言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師古曰侍醫侍天子之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迺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

唐順之曰爲相六載迺無一事可書也

茅坤曰漢罷相猶得置從事史即宋罷相而不絕祿及領宮觀之類

何喬新曰班掾作漢書范曄稱其贍而不穢如張禹之傳授而及于後堂聲色之樂則爲乖僻之箴此贍而不穢也

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講

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巵酒相對師古曰一豆之肉一巵行酒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服虔曰各自爲得宜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之地爲冢塋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爲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

權德輿曰禹以經術爲帝師特見尊重駕至禹第須其一言以爲律度禹宜乘其嚮納痛言得失方且眩小男於床下官子壻於近郡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辭致成帝不疑釀成王氏之禍若當春秋之時明禹之罪作誡末世可勝紀乎

茅坤曰禹不以此時條王氏擅權之罪令帝得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

爲處分已而卒移漢祚禹之罪重矣

劉敞曰按春秋地震五耳疑衍十六字

胡寅曰當時政事之宜修孰有大於權歸外家者乎凡禹數言之中老奸備見不知禹所守經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家翊戴王氏禹有力焉尚方劒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古不可免矣

呂祖謙曰禹之罪後世論之詳矣然推其由亦成帝致之彼見其君之懦弱無斷恐排王氏則復效王章之死爲子孫計不得不出於此耳

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蓍服虔曰露筮易蓍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蓍草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爲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賢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師古曰名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爲譜諜示尊其先也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

隆按帛禮記作白

隆按以上總叙光所自生略言之以下又自安國而後詳次其事以及於光云

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如淳曰爲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師古曰名數戶籍也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埶常稱爵位泰過倚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爲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爲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爲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爲尚書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爲尚

隆按周密謹慎足既光之生平

隆按自凡典樞機至其執然也總猶爲光之周密謹慎處俱伏案後一一皆應又按據經法與上經學尤明句相應

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尚書令師古曰先爲僕射後爲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爲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爲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稾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執然也師古曰言以名父之子學宦早成不須黨援也徙光祿勳爲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

隆按光議一段應前上有所問據經法三句

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襃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殷庚殷之及王爲比。師古曰兄終弟及也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時

凌約言曰光議以中山王爲嗣與長妻不當論殺跱絕之見也蓋有得於經學云

律令論之。師古曰此具引令條之文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明有所訖也。師古曰訖止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襃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師古曰廉襃朱博坐與淳于長王立交厚也皆免爲庶人。以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

隆按敘帝初政爲下文脅于太后起案

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

隆按光議宜改築宮以下應前

如有不從不敢強諫爭句王維楨曰用一果字見光之委見一氣貫下至直道而行

隆按曰皆此類見不獨留遷一事總與前使上

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師古曰復讀曰複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

不得直道而行句相顧

隆按光自先帝時一段總收上文見所以見譖之故

黃震曰光不至如禹之賣國觀其忤傅太后事其心亦尚知有是非而利害得失嘿無一語遂成王氏之羽翼與張禹同罪嗚呼甚矣患失之爲禍慘也

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如淳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猗違猶依違猗音於奇反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

隆按杜門自守應上既性自守

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宮寺（本作官）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爲師古曰言盜賊不能爲害是以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爲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位非其人是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材於虖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它過使者奉策書即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里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爲

句

隆按朱博坐承傳太后指而光則不希指苟合王嘉數諫爭忤指而光則不敢強諫爭故皆以爲不及光

隆按書日蝕下却不即接徵光問日蝕事而插入傳太后崩句以非太后崩則帝尚有所脅不得徵光也

又按日蝕對應前上有所問據經法二句

真德秀曰光始以議不合去其

承相數月坐承傳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爲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爲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閱三相議者皆以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傳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羞進也皇大也極中也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慝孟康曰朓行疾也側慝行遲也師古曰朓音吐了反甚則薄蝕

後議中山王左遷又議傅太后免相可謂不辱儒者之名及元壽元年日食丞相嘉論董賢至爲懇切而光對乃無一語及賢識者固得以窺其中矣既而上益封董賢王嘉封還詔書言益切而光且劾嘉迷國罔上詔獄而死既以此附賢又以此附恭卒至移國與人而不恥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尚何足言儒者乎

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戾歲之朝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肜日之辭也假至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祐助也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傲欺誣者其罰必至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以承受天命甚難也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皆

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壹之皃介謂一介之人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高宗肜日之辭言既受天命宜正其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棐輔也諶誠也諶辭至誠之辭也棐音匪諶音上林反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師古曰載老也讀與耋同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踔高遠也音竹角反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師古曰王嘉也御史大夫賈延免

隆按薦敞尚書令應前有所薦舉惟恐其人聞知句

光復爲御史大夫。二月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迺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爲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今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艾讀曰乂嘉傾覆巧僞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解在車千秋傳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

隆按毀短光者與前共毀譖光句相應

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之槀草厓眥莫不誅傷。師古曰厓音崖眥音漬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曰省視也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

隆按聖人之後應前孔子十四世孫句先師之子應前光師傅子句

凌約言曰每朝或作毋朝以下文師古注十日一入朝句考之則每朝是

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耆老。師古曰周書召誥之辭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轀輬及副各一乘。師古曰轀輬車及副各一乘也轀輬解見在霍光傳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哭須過迺止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

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第。子放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爲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爲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爲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爲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隆按宮傳止敘議定陶王母謚一節始末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爲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爲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絜。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爲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爲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爲太師。褒宮復代光爲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謚及元始中王莽發傅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爲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謚曰婦人以夫爵尊爲號。謚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也

以惑誤上。爲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爲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爲四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曰以宮上書不文過爲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王莽篡位。以宮爲太子師。卒。宮本姓馬矣。

隆按贊意謂數子儒其迹而不儒其道則皆以持祿保位之故詞意極委宛

宮仕學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如淳曰迹謂既明且哲也繩謂抨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直道以事人也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一 終

隆按三人皆以外戚舊恩封而皆賢故同傳

茅坤曰賈商傳商亦王氏之賢者而惜也爲鳳所妬卒以忠受誣而死豈古之直諫而不能遠害者與傳中所次情事猶未及鬯

隆按擁佑太子此正商剛毅大節目處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二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慼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

荀悅曰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智也非以傷鳳也將欲忠主安民事不得已而鳳以爲恨遂至于死其可痛乎

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轢也蹂音人九反躪音藺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爲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肜爲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如淳曰部屬猶差次左次差次其屬令治之鳳以曉商曰。師古曰告語也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爲。肜素善吏。宜以爲後。師古曰且勿按問也商不聽。

劉子翬曰王商望重一時單于豈能知哉特畏其貌爾成帝相商已又聞單于言始以爲真漢相則帝初不知商之所以可用也單于之言果足爲重則堂堂之夫皆真相也耶

茅坤曰史記當必指言所使姓名於此而漢書遺之以故不及

隆按觀王商止民避水與按問災異兩事班掾贊其有剛毅節信矣及爲鳳所中更欲內女爲援剛毅安在哉商所謂信道不篤既得之患失之者也

又按將叙匡上書而先次其人佞巧書法也

劉奉世曰下朝者上以匡章下

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鳳所中。師古曰中傷也惶怖。更欲內女爲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文穎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史丹也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意欲所行必果之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師古曰票

丹等令問匡也當屬下句

隆按敢定者即鳳所使上書人也觀王章訟商云云則匡亦鳳使之云

茅坤曰據傳本末商之爲人亦近於正者而何必父子相訐而何以又不信於丹而丹且爲女求去也

劉敞曰不親字宜屬下句

呂祖謙曰商所以拒鳳以區區之正也以正獲罪雖不免猶足以自立本何改節詭道以不正疾也微謂私求之也票音頻妙反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傳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傳謂傳婢也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章下有司。商私怨懟。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垂迄爲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詭違也執左道以亂政。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不正誣罔詩大臣節。師古曰詩乖也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

而濟之

茅坤曰此兩引爲女者亦本色情事深切刺骨

君者誅。師古曰逸書也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爲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休戚憂。師古曰卒終也戚古惕字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三主身位三公宗族爲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賓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爲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

茅坤曰又本色排訐深切刺骨

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爲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埶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師古曰訐告斥其罪也音居謁反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繆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餗鼎實也謂所享之物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以厚刑臣愚以爲聖主富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

茅坤曰冊與商本兒女姻而引佞人張匡者所云以執奏之豈匡所云爲女求去固有自耶

隆按蓋丞相蓋字下疑有曰字凌迪知曰成帝既知匡言多險而復制詔御史竟爲鳳所制也

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爲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師古曰回邪也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爲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

懦弱甚矣哉

隆按班掾借章封事結商案

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附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顓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誅

隆按冊傳止敘輔翼太子一事始末

不附已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爲將陵侯。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謚曰安侯。自元帝爲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

王維楨曰詔冊護太子家句一篇柱子

隆按上數稱其才與上有材藝句相應

帝即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師古曰鼙本騎上之鼓鼙音步迷反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師古曰檻軒闌版也。隤下也。音頹。擿投也。一曰擿礎也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

茅坤曰史丹言屬詭而見則忠而湛深矣

國也。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是時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也於是上嘿然而咲。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師古曰同處長養以至於壯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師古曰謂者告語也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音之欲反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

邵經邦曰史丹之青蒲朱雲之折檻皆一時盛事

劉奉世曰臣子宜屬下句不當斷之

茅坤曰亦以執切之之諫

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託為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

隆按成帝生甲觀畫堂宣帝愛之字曰太孫云茅坤曰妄聞罪當死此一着更妙

隆按太子由是句了護太子事

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焉也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却退也離青蒲上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寖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還讀曰旋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中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

茅坤曰丹之不附定陶太后卒以免官一節乃其大節也漢書何不以見之本傳而以附之傳喜傳似非史記大體處又曰此則丹之不能以道自將處

真德秀曰成帝免師丹策其辭頗溫厚殊得進退大臣體云

武陽侯。國東海剡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淳曰聚邑居也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貌若儻蕩。師古曰儻蕩疎誕無檢也不備。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謚

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爲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迺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隆按喜傳止敘不合傳太后一事始末

傅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爲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俱傅太后從父弟也而女爲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

隆按此敘孔鄉侯傅晏陽安侯丁明伏後丁傅皆嫉喜案

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爲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曾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師古曰信陵君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

隆按論議不合應前喜數諫句

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傳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廼徙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故命圯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愨。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傅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賜謚曰貞

隆按曰上亦自重之曰上不得已曰上亦不聽見喜所以去位由傅太后非上之故云

陳仁子曰高武侯傳喜於傅太后爲親屬太后欲與政事則爭欲稱尊號則爭皆無一毫私念寧受策免而不阿附寧遣就國而不怨誹與諸傅驕奢貪進

者不同他日王莽加害丁傅之家而喜獨全者非幸也宜也茅坤曰賛大都摹史遷而澹宕不迹

黄震曰王商剛毅不平王鳳史冊忠懇卒全太子傅喜嗤虛有識不順傅太后皆戚畹之選也商遭難而納女冊功成而無樂惟喜也守正不附至再益堅不肯一日苟安其富貴嗚呼喜其尤賢者乎

侯子嗣莽敗乃絶。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

賛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曰三王謂印成侯及商鳳三家也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師古曰言無善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埶尤盛。曠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居非其位是爲曠官故云曠貴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卧内。推至誠。犯顔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賛引之以喻丹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二終

隆按二人同傳以皆佐史起家爲能吏而及位丞相也皆以彈劾論去云唐順之曰古之傳循吏者其所樹立施設止於一郡一邑而不究乎其大故史氏亦從一郡一邑書之而謂之循吏傳若薛馮翊之事業有大焉者則不得從一郡一邑書之故不入循吏而別自爲傳茅坤曰薛宣與翟方進二傳更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三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師古曰贛音貢郯音談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師古曰斗食者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爲數也不其縣名也其音基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師古曰以宣自從也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師古曰趙貢察舉宣故得遷也幽州刺史舉茂材爲宛句令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爲刺史所舉也宛音於元反句音劬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

數千言而頭緒最多班掾獨能默次如掌上可誦陳仁子曰匡衡爲石顯所引故日食地震不敢歸咎宦官薛宣爲王鳳所薦故陰陽不和不敢歸咎權戚觀宣言責部刺史條奏是也宣何舍豺狼而問狐狸哉林希元曰詞簡而暢意切而足非漢人不能爲此文字茅坤曰宣此疏似借陰陽不和以游說主上而

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稱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仄昃皇暇食宣引此言也乞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劾妄爲苛刻也六條解在百官公卿表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師古曰言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求備於人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師古曰否閉也音皮鄙反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餱食也解在元紀餱音侯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舉也白黑猶言清濁也繇是知名。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師古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上徙宣爲陳留太守。盜賊

一則爲上覆過委罪臣下一則私以巧媚求爲進階亦足智多謀之一也隆按此字指上文部刺史不循守條職以下言茅坤曰宣之獲主上意由此

隆按滿歲稱職句先虛言之自始高陵令至郡中清靜是稱職之實

唐順之曰叙宣作馮翊只于區處屬吏上見之茅坤曰此正宣之彊幹足知處大略今之爲名郡亦只須如此

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師古曰雖每案驗之不能窮竟其事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師古曰牒書謂書於簡牒也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孟康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自入已也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師古曰依當時律條臧直十金則至重罪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且令自去職不廢其後更爲官即無其事。復封還記。

隆按輕宣與上敬宣相顧

得爲君分明之。師古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問使知清白也宣恐其距諱即欲驗治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師古曰與宣書記相當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古曰言斂取錢財以供給與造非法之用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師古曰賈讀曰價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師古曰游本因薦舉得官而身又是儒者故云然故使掾平鐫令。如淳曰平鐫激切使之自知過也晉灼曰王常爲光武鐫說其將帥此謂徐以微言鐫鑿遣之也師古曰平掾之名鐫謂琢鑿也鐫音子全反孔子曰

黃瓚曰昔漢有兩令換縣視事數月而縣皆治者故在平陵薛恭不爲嫌在鉅鹿尹賞不爲矜在栗邑不爲虧而在頓陽不爲厲所謂或以德顯或以功舉誠哉識治體者之論也

茅坤曰按薛宣之以兩縣令相更令亦有之而班掾所點次處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師古曰言欲選人且代游守令職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辨。而栗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栗。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師古曰時令條有二材不稱職得改之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

然覺其費辭色假令史遷爲之數言而特盡矣

茅坤曰荊川云中間揷入數句虛語便錯綜予竊謂此數句正是小結案又曰以下又別爲序次亦上面區處屬吏之附見者

茅坤曰漢郡太守權重故得如

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而安利也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廼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師古

此行事

唐順之曰冷語却亦濃石茅坤曰宣之爲郡本意故班掾儘力點綴在此然亦敘覺費辭色較之史遷還退一步陳仁子曰薛宣

曰以此職追贈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師古曰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相樂師古曰壹笑謂一爲歡笑耳笑古笑字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省視也下至財用筆硏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爲少府共張職辦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之材長於治郡短於立朝永見王鳳舉宣故永特阿其所好而舉之豈果公於論薦哉他日薛宣爲御史數月爲相六年並無建立以至冊免幾若黃霸聲名減於治郡者何前後相背也

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師古曰墮毀也斁壞也墮音火規反斁音丁固反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子輦轂之下不吐剛茹柔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云惟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音人庶反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

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減三輔之賊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亦曰明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也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辠。師古曰過稱謂踰其實而妄稱譽之也奸犯也音干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清絜減退膳食率從公道也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有能名。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降者數千人。迺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師古曰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后也趨言苟取辦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曰。君

隆按言為丞相下即次除趙貢兩子為史所以駁贛君為丞相兩語不誣云

隆按敘廣漢盜賊一段為下文冊詞張本

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飢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為郡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為姦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師古曰謾誑也有司法君領職解嫚師古曰法謂據法以劾也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脩明至南陽太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脩居官宣為丞相時脩為臨菑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師古曰駮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

茅坤曰此亦宣之足知多謀處

隆按明習文法句應前

茅坤曰按此可見漢時父母喪三年非通制也

隆按宣父子禍根在兄弟不和一節故先叙之

隆按自宣子況至身入創書況罪案

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父之衰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音初良反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鬬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字或作侵侵犯也其義兩通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爲功使人行傷人者爲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弃市廷尉直以爲律曰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

茅坤曰按申咸之奏御史中丞之勘及廷尉之許情事如畫可謂工矣固是漢書佳處然較之所次伍被本末

及張湯之死三長史處當隔一層

茅坤曰參駁入細

疢者與病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疢病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師古曰疢音侈病音鮪咸厚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師古曰言咸爲脩而毀宣是不誼而不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鬬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師古曰原謂尋其本也原況以父見誨發忿怒

直德秀曰此議中丞爲當廷尉所駁非是

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合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師古曰以其受賕也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師古曰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爲完也況身及同謀之人皆從此科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徒敦煌宣坐免爲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郵音尤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爲生之具也解其

唐順之曰初宣一段接上文茅坤曰予按此一段纔是宣之結局非接也

在平紀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初宣後封爲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爲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嫂何與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爲嫂披發也抉挑也與于也言此事不于嫂也抉音古穴反挑音它凋反使者迫守主師古曰守而逼之遂飲藥死況梟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

凌約言曰郡中稱之已結上文矣乃用而字帶下陳咸爲御史作起著所以顯名爲郡功曹之故云

隆按去吏一段應上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句

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爲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間步謂步行而伺間隙以去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驗治數百師古曰謂被掠笞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爲郡功曹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爲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歷也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也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

盧舜治曰敘錄見諸自言一事筆法雷厲風行方可以語伉俠

隆按吏民大驚二句應上欲以觀試博後博徐問二句應博心知之

茅坤曰以下零碎本沒緊要情節切要摹寫博之伉俠及武吏不更文法處生色如畫

盧舜治曰處齊兒之卧病贛遂之舒遲兩事亦可謂不惡而嚴矣

州郡畏博威嚴。徙爲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也博問其故。對言惶恐。師古曰言懼新太守之威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就職。博舊髯抵几曰。師古曰髯頰毛也抵擊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師古曰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師古曰以此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

茅坤曰與上伉俠不更文法數相應淋漓

隆按俗字應上

起閑習迺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師古曰袑音紹謂大袴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師古曰言不能用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爲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稱副也以是

豪強慹服。師古曰慹音之涉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師古曰於縣廷之中報仇殺人而其賊已捕不得也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迺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師古曰隱度其言口授之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師古曰言已得縣之文書如此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師古曰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師古曰伐功勞也閱所經歷也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掾所部之掾也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謫。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而不能便利於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也貸謂寬假於下也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師古曰姓尚方名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師古曰瘢創痕也音盤痕音胡恩反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師古曰言其得被斫之情狀叩頭服狀。博咲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師古曰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馮翊欲洒卿恥。

隆按其操持下皆此類也句結上起下之詞
茅坤曰借薛宣相錯形長短
隆按敘博治左馮翊却用一段散詞虛敘儘見錯綜變化之妙
王維楨曰博問何等創正操持下處

隆按拔拭用禁亦使過術

王維楨曰與筆札使自記亦是操持下處

隆按拔刀使削所記即拔拭用禁之意

拔拭用禁。師古曰拔拭摩也洒音先禮反拔音文粉反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言盡死力也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師古曰不令泄拔拭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爲書記以言於博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師古曰積累前後受取之事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廼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師古曰蹉音千何反跌音徒結反博遂成就之。師古曰言進達也遷爲

王維楨曰恐爲官屬所誣亦是操持下處

隆按廷尉本起於武吏二句應前博本武吏二句

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爲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爲寇盜。師古曰若兒其豪長之名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徙爲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爲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聽也剽音頻妙反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師古曰言可以人情知之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如淳曰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律事故也師古曰覆音方目反正監以爲

隆按先詳次兩更丞相御史大夫及三公官始末而後次博奏復御史大夫疏文有開闔陳仁子曰三公古無設官以卿士有道者兼之

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奏之也約少也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

漢之三公不特不擇其人并紊其名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漢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至其後又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況又以如王根者為之去論道之人滋遠矣何武言復三公蓋亦未盡其實也

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

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者著御史大夫之職當休廢也後二歲餘朱博爲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師古曰更隆按未獲嘉祐暗應井竭烏去

陳仁子曰博請盡力以御史爲百僚率當時丁傅之驕奢新都之姦邪博由御史爲丞相卒以受太后指自殺亦豈嘗過而問哉

隆按先次奏改刺史一段而後次博奏復刺史疏文有關合

陳仁子曰漢刺史之立非古也特起於漢武時凡十三部各一人以六條察事是故以下大夫之秩而彈郡守經也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哀帝從之迺更拜博爲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爲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

矣王之尊乘傳行郡國翟方進謂以卑而臨尊似非所宜是矣獨不思刺史職專糾舉蓋國法所寄其秩雖卑其權則重漢二百年守令多稱賢能未必非刺史激濁揚清之力雖名號未正無害也方進罷之者惡其名朱博復之者取其實成帝猶可言也至靈帝假牧守以廢刺史而漢亡矣

唐順之曰此一段似趙廣漢張敞傳體

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

茅坤曰予竊以為此等風調正是班氏本色

隆按此段插入虛語緊傳生平

黃震曰博游俠耳平生為吏所到輒出奇譎以逆折其人以操持其下真小人之才也傳太后非禮求稱尊號攬權縱橫傳喜以骨肉之親猶不肯苟順而去博乃投機直諂竊取相權仰藥宜矣

栝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劒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傅喜為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傅晏亦太后從弟謟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博代為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

光爲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汜音凡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

茅坤曰以下序次朱博及孔鄉侯晏傳會問上處并及彭宣蟜望龔勝等彈劾頗類史記武帝封三王世家

隆按皆無益於治與上無益政治相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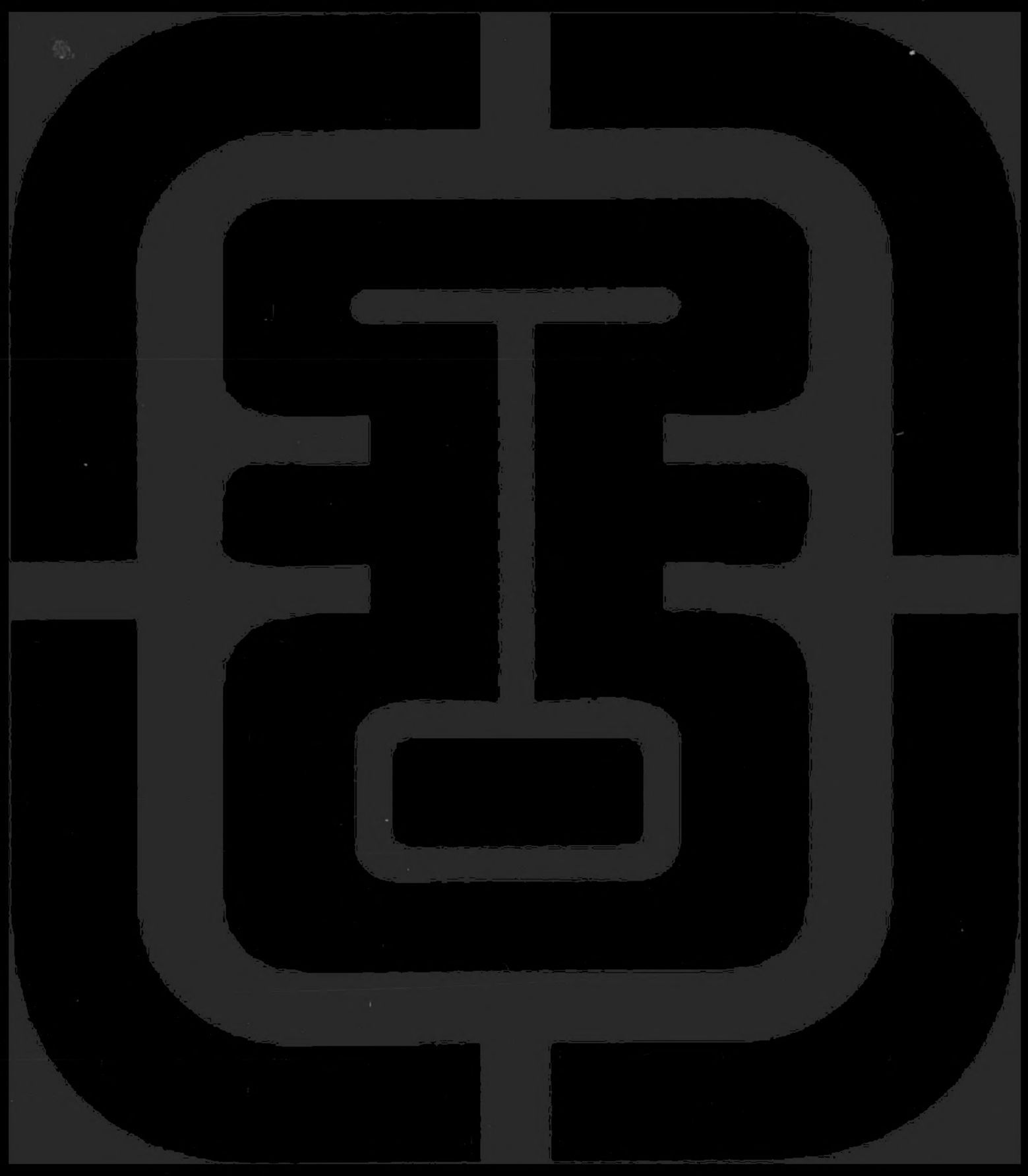
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爲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師古曰詔已罷官事又經三赦也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蟜望等四十四人師古曰蟜音矯以爲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爲

呂祖謙曰傅晏以風指諭朱博朱博奉傅晏之指其罪一也而群臣之議則以博爲不忠不道而晏止爲不敬哀帝之用刑則殺朱博而晏止於削户四分之一是法徒行於大臣而不行於外戚也龔勝之議公矣哉

隆按初博一段追叙作結

隆按宣以苛察博以行詐此兩人斷案也

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不然歸必畔矣晉人執文子于苕丘事在成十六年今晏放命圮族于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爲亂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章也職主也階者基之漸也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户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爲丞相封陽鄉侯玄以少府爲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爲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師古曰言其事行不足可道也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傅稱順孔鄉師古曰稱副也副其所求而順其意也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師古曰仰藥謂仰頭而飲藥也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三終